

社会经济关系的嬗变

欧浩军 著

安徽人民出版社

目 录

总 篇	(1)
外在综合分析 I	(3)
外在综合分析 II	(12)
内在综合分析 I	(30)
内在综合分析 II	(40)
正 篇	(50)
一、原始社会	(51)
二、交换的产生	(63)
三、原始社会的瓦解和文明社会的诞生	(75)
四、国家的形成	(95)
1. 社会生产个人之间的生产关系和消费关系	(98)
2. 社会生产单位之间的生产关系和消费关系	(100)
3. 社会生产行业与社会生产地区之间的生产 关系和消费关系	(105)
五、国家的特征及其本质	(124)
1. 国家的特征	(124)
2. 国家的本质	(126)
3. 内在的情形及社会血缘关系的演变	(144)

● 总 篇

以哲学的方式来讨论政治经济学,那是因为具体的内容须以抽象的形式来统率,这也是一切具体科学的前途;以政治经济学的方式来讨论哲学,那是因为抽象的形式须以具体的内容为生命,这也是一切哲学的前途。于是,作者便有了充分的理由请求读者:既原谅他在论述哲学问题时的具体化,又原谅他在论述经济问题时的抽象化。

抽象与具体的不可分离,决定了论证既不可能是纯粹演绎的,也不可能是纯粹归纳的,而只能是分析与综合的统一。倘若有谁认为,这就是陷入了“循环论证”的泥潭,那么也只能说他对“循环论证”的概念不甚了了。“演绎法”中的那个“大前提”究竟是怎么来的呢?它的根据究竟是什么?不妨提醒一下,“前提”的最终来源就是“结论”,“前提”的正确性其根据唯在于通过它所导致的“结论”的正确性,而这一切与循环论证完全是两回事。

演绎时的极端抽象性和归纳时的极端具体性,几乎在每一个“开端”中都表现得令人不堪忍受;这主要是因为这两个方面在“开端”中尚处于一种明显的对立状态,相互间的距离还十分遥远,而它们之间的统一却必须推延到开端之后的进展中才能被逐步建立。因此,对开端的这种天然缺憾的忧虑,倒不如更换成对开端所抱的不科学态度的忧虑;我们应该记取那句正确的名言:真理是全

体。如果你有足够的耐心的话,开端的这个缺憾,一定能在以后由这个开端所导致的通向结论的整个过程中得到弥补。

外在综合分析 I

“人”与“人的生存环境”，既互为必要条件，又互为充分条件；因此，“人”与“人的生存环境”构成一对矛盾。用对立统一式表示如下：

$$\text{人} \rightleftharpoons \text{环} \quad (1)$$

(式中“ $\longleftrightarrow$ ”表示对立，“ $\rightrightarrows$ ”表示统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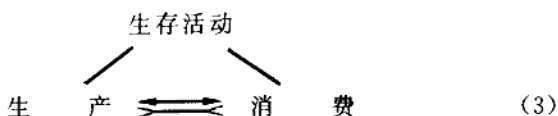
“人”与“人的生存环境”之间的矛盾关系，其最为基本的表现形式，就是“人”针对“环境”所进行的“生存活动”。因为在一切真理中，“生存下去”或者说“活着”，乃是最为原初也是最为终极的真理，它是“人类”一切问题所赖以产生和赖以解决的基础。

但是，“生存”并不是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它一方面取决于人类对自身所必需的生存资料的“创造活动”，这种“创造活动”如果用政治经济学的概念来表达，那就是人类的“生产”；另一方面它又依赖于人类必须生产出自己的“生存资料”，这种由人类所生产出来的“生存资料”，如果用政治经济学的概念来表达，那就是人类的“产品”。于是，对立统一(1)式便化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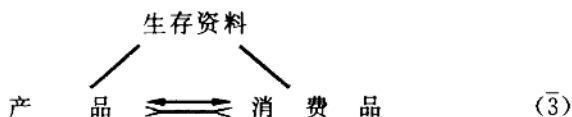
$$\text{生产} \rightleftharpoons \text{产品} \quad (2)$$

“生产”的本质是对生存资料的创造活动，但是这种活动本身还只是生存的手段而并非目的，倒不如说它是人类生存的一大负担。可人类之所以乐于承受这一负担并使之越来越沉重，其动力唯在于最终能够“利用”通过生产而创造出来的“生存资料”，从而达

到生存的目的。这种对生产创造出来的生存资料的“利用”，如果用政治经济学的概念来表达，那就是人类的“消费”。所以，人类完整的“生存活动”，只能是人类“生产活动”和人类“消费活动”的对立统一，用对立统一式表示如下：



“产品”的本质是凝聚了人类劳动的自然物，但是这种自然物本身还只是生存资料的可能性而非现实性。“产品”孤立起来看是无任何意义的，倒不如说它是对人类劳动的单纯消耗。可产品之所以能够消耗人类的劳动并消耗得越来越多，其原因唯在于最终能够被人“使用”，从而实现自己为生存资料。这种经“使用”而化作了“生存资料”的产品，如果用政治经济学的概念来表达，那就是人类的“消费品”。所以，人类完整的“生存资料”，只能是“人类产品”和“人类消费品”的对立统一，用对立统一式表示如下：



将对立统一式(3)和(3)代入对立统一式(2)，我们得到一个对立统一图如下：



“生存活动”是“生产”活动与“消费”活动所构成的矛盾，“生存

资料”是“产品”与“消费品”所构成的矛盾，而这两个矛盾之间又构成一对矛盾关系。

生产与消费之间质的对立在于：“生产活动”并非“消费活动”，而且两者之间不能互相转化；其“生存资料”的表现就是“产品”并非“消费品”，而且两者之间不能互相转化。但是这种绝对的情况是极少见的，因此现实中这种“质”的对立通常是以“量”的形式表现出来的。量的对立要么体现为“生产相对消费的不足”，要么体现为“生产相对消费的过剩”。

“不足”的经济原因是生产力水平低下，所以生产的不足在原始社会表现得尤为突出；“过剩”的经济原因是生产力水平发达，所以生产的过剩在现代社会表现得尤为突出。那么，“不足”与“过剩”哪一种更需要摆脱呢？一样需要摆脱！所谓“过犹不足”。现代人常常站在现代人的立场上去嘲笑原始人的愚昧，以至于生产连简单的需求都难以满足；可这些人却没有想到：原始人同样可以站在原始人的立场上来嘲笑现代人的愚蠢，以至于盲目地进行超出需求的生产，做无谓的徒劳。所以，“不足”与“过剩”都应被视作为“经济危机”，两者的共同本质都是“生产”与“消费”的对立。

生产与消费之间质的统一在于：“生产”必须针对“消费”进行，正如“消费”也只能针对“生产”进行一样，两者之间互相依赖并互相转化。而其量的表现就是“生产量”与“消费量”的“平衡”。“平衡”的本质既不是“不足”，也不是“过剩”，而是“相等”。

因为生产与消费的统一是以两者的对立为前提的，所以正是生产与消费之间的对立使得两者之间的统一成为可能和必要。例如当生产不足时，便会在消费的“刺激”下增加，最终走向平衡；反之当生产过剩时，便会在消费的“抑制”下减少，最终走向平衡。这种情形反过来说也是一样的，如当消费不足时，便会受生产的刺激而增加，这就是生产反过来刺激消费；而当消费过剩时，便会受生产的抑制而减少，这就是生产反过来抑制消费。

“节俭”作为一种在“生产不足”或者“消费过剩”的状况下诞生出来的观念，一定是比“奢侈”要古老得多的民众消费观念，它本质上是与生产力水平低下相适应的；而“奢侈”作为一种在“生产过剩”或者“消费不足”的状况下诞生出来的观念，一定是比“节俭”要年轻得多的民众消费观念，它本质上是与生产力水平发达相适应的。正因此，当生产需要消费来维持或者说当生产大于消费时，“节俭”并不是一种美德；而当消费需要生产来维持或者说当消费大于生产时，“奢侈”也并不是什么享受。消费的真正道德唯在于坚持需求与供给的一致，量入为出，根据生产去享有。所以说一些国家经济的落后，是与这些国家片面肤浅地倡导“节俭”的消费观念不无关系的，通俗一点说就是：一个不善于消费的国家也不善于生产；而一些国家经济的发达，则是与这些国家全面深刻地倡导“奢侈”的消费观念不无关系的。也就是说，一个善于消费的国家也善于生产。

通常所谓“经济总量的平衡”，就是指一个社会或一个国家，其生产的总量必须与消费的总量相等，总供给与总需求的不足或过剩都应被视为不健康的经济状况。这个经济学原理，其哲学的根据就是生产与消费的统一性，但这一点也正是它的片面性之所在，因为生产与消费之间的对立是不可消除的，所以“经济总量的不平衡”同样是一个真理。这正如现实的经济活动总是“平衡”与“不平衡”的结盟，总是这两种色彩共同绘制的画面。因此一些善良的人，甚至一些经济学家，一见到经济失衡就如临大敌。大惊小怪的态度是很需要纠正的，倒不如说这种大惊小怪本身才值得大惊小怪。在中国这块最为推崇辩证法的土地上，偏偏人们对“统一性”的喜好竟然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至忘记了它是“对立性”的产儿，这实在是耐人寻味。

对经济活动进行组织和管理，乃是国家的主要职能之一，而这种组织和管理，其最为宏观、最为基本的内容就是保障“经济总量

的平衡”；所以，“经济总量的不平衡”恰恰是国家的管理对象和工作内容，因而也正是国家产生的前提和赖以存在的基础之一。但是，反过来，倘若一个国家的经济总是大起大落，在总量的“不足”和“过剩”之间剧烈摇摆不定，那么这个国家的经济管理水平和实绩就必定要遭到批评。

用这种辩证观念再来分析一下经济的微观形态，比如一个企业，情况也是完全一样的。“企业”的“长相”很容易造成一种“假相”，仿佛它是一个纯粹的生产部门而与消费无关；可实际上，企业的产品能否被市场所接受而转化为消费品，却正是企业生产的生命之所系。生产与消费统一的原则在企业活动中的微观表现，就是生产与销售的统一，所以，“产销率”应当是评价一个企业的基本指标。

企业的工作其一是组织生产，组织生产的本质在于千方百计地提高产品的产量和质量；企业的工作其二是组织销售，组织销售的本质在于千方百计地使企业的产品顺利地实现为市场消费品。既然一个企业完整的工作是这两个方面不可分离的统一，那么企业的生产就不是一个单纯的生产问题，它同时也是一个销售问题，说得通俗一点，就是生产必须针对销售进行。这种统一性，其质的表现形式就是必须生产“适销对路有市场需求的产品”，其量的表现形式就是必须“根据市场的消费量来决定企业的生产量”。所以，没有市场调查和市场预期的企业生产，只能说是一种无根据的生产或者至少是盲目的生产。所谓“盲目铺摊子”或者“投资规模过大”等结论，并不是单从生产规模本身而得出的，而是指生产已远大于消费了，供给已远超出需求了。因为对于有“销量”的“产量”，人们是不嫌其大而唯恐其小的。这个矛盾最突出的表现之一就是产品大量积压难以销售出去。而经济过热时所产生的一切矛盾，诸如效益低下、资金匮乏、周转困难，以至增发货币导致通货膨胀等等，无不由这一基本的矛盾所派生。

同样,企业的销售也不是一个单纯的销售问题,它同时也是一个生产问题,说得通俗一点,就是销售的前提在于生产。这种统一性,其质的表现形式就是必须有产品才能谈销售,其量的表现形式就是必须根据产品的产量和质量来决定销量。所以说,没有质量或者没有产量的产品销售,只能是一种无根据的、荒唐的企业销售。当销售脱离生产而仅仅停留在自身之中时,它是狭隘的“推销”,对销售的这种十分片面的认识可以在许多企业的实际经营活动中得到验证:这些企业花在产品的装璜、广告、公关乃至回扣等方面的经费要远比花在企业的技术改造、开发新产品以及提高产品的质量等方面的经费多得多,这样的企业和产品,即便能够红极一时,也只不过是昙花一现。所以,单说企业的生命在于内部的生产管理是不够的,是一种片面的“企业生产论”,企业的生命也在于外部的市场销售;反之,单说企业的生命在于“订单”也是不够的,是一种片面的“企业销售论”,企业有了订单还得高质量地完成订单才行。世界上任何一个成功的企业和成功的企业管理者,无不是依靠这两条腿同时站立起来的。

那么,我们的理论界和我们的国家论证并实行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市场经济”,其实质和精髓究竟是什么呢?

“市场”一词,其字面的意义是指“商品交易的场所”。把这个字面意义推译成经济学的概念那就是“销售”,“销售”的本质属于“消费”的范畴。而“经济”一词,其在经济学上比较通常和准确的意义是指“社会物质的生产和再生产活动”。既然“市场”的本质是“消费”,“经济”的本质是“生产”,那么“市场经济”的本质无非就是“消费的生产”,或者是“针对消费进行的生产”。

人类的语言思维,包括遣词、造句和语法等等,常常是形象的、现象的和自发的,很少达到科学思维的抽象性、本质性和自觉性,但是感性的语言思维却经常闪耀着人类自身并未察觉的理性光芒。正如眼前这个“市场经济”,其感性的外衣下所裹藏着的抽象本

质乃是“消费的生产”。在“消费的生产”中，“生产”是主词，“消费”是它的定词，当生产一旦被消费所规定，那么它的动机、它的目的、它的内容便完全是由它的对立面所明确了的的东西，而不再是一个模糊、空洞或者无限的东西。这样的生产，与其说是生产，倒不如说是消费，它只能被视为生产和消费的对立统一。

既然“市场经济”道出了人类生产活动的统一本质，那么它的原则就既要被资本主义国家所遵循，也要被社会主义乃至其他一切形态的国家所共同遵循，而且人类的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将始终遵循这个原则。人与人之间的利害冲突，常常使人们忘记、甚至使人们感情冲动地否认自己的敌人也是人类，因而也有着与自己相同的、人类所固有的共同特征。这一点显然是理论的悲哀，更是这种悲哀的理论所必将导致的现实的悲哀。

那么，“计划经济”的本质又是什么呢？“计”者，“核算”或者“策略”之谓也；“划”者，“划分”或者“划一”之谓也。两者合在一起的“计划”，无非是指“组织安排”和“设计筹划”。对生产进行组织计划，即便对自给自足式的原始生产也是必不可少的，比如某个个人仅仅为了自己的生存，他应该生产什么？生产多少？怎样生产？等等。而对于分工和协作日益细致和严密的社会化大生产来说，缺乏了组织计划则更是寸步难行。事实上，无论什么样的社会，也无论什么样的国家，对待生产都是有组织有计划的，只是方式不同而已。

所以，所谓的“要对生产进行组织”、“要对经济实行计划”之类的观点，并不能被抬举为理论的重大发现或者突破，现实的困难和价值因而也就是理论的困难和价值却在于，怎样进行计划？计划的出发点是什么？计划的目的地又是什么？而这一切，恰恰是“计划经济”的概念和理论所缺乏、甚至所不愿讨论的问题。诸如“农业和工业的关系”，“轻工业和重工业的关系”、“有计划按比例协调发展”等等，均是一种典型的就生产论生产，而消费者当然也包括生

产者自身的需求在此则是多余的，甚至遭到扼杀。既然生产执意要抛弃消费这位唯一而忠贞的“妻子”，那么也就注定了对这样的生产所做的计划，只能是一位无“后”的“鳏夫”，只能变得越来越苍老、越来越僵化而难以为继。

当然，就事实而言，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实际生产并非是完全脱离消费的。例如，并不是说人们需要粮食就偏偏不组织生产，而人们不需要的东西就拼命组织生产；而是说那时人们对“生产”与“消费”之间的关系的认识，与人们针对消费所进行的生产之间的关系，很类似于古人虽然并不知道消化是肠胃的功能但却始终在用肠胃进行消化一样。如此贫瘠的观念和理论，即便不会导致一个现实的崩溃，但也决不会导致一个富庶的现实。所以，对生产组织得越严密、越细致，反而使生产越被动、越呆滞，难以活泼壮大起来。因为这时生产的组织者忘记了一个最基本的因而也就是最重要的道理，即既然消费并不需要，或者说消费并不需要那么多，那么还要生产、还要生产那么多干什么呢？

“计划经济”是一种典型的过分关注“生产”的经济，在此，“消费”是绝对次要的，甚至可有可无。这样一来，出现“生产光荣而消费可耻”的奇怪现象也就不值得奇怪了。此外，现代化大生产的天性就是追求批量和规模，所以，“计划经济”天生就是一种典型的“统一经济”或者说“抽象经济”，并且这种“统一性”或“抽象性”很容易导致一种乌托邦式的理想主义。于是在它面前，“消费”的“丰富性”和“具体性”被扼杀了，成为一种完全为“生产”所左右的东西，以致诞生出几亿人着装的式样甚至颜色都大体相同的“壮观”景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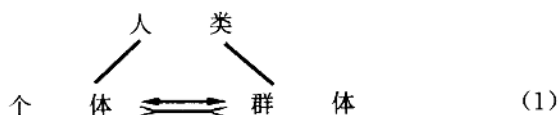
反之，“消费经济”或者说绝对的“市场经济”，则是一种典型的、过分关注“消费”的经济，在此，“生产”是绝对次要的，甚至可有可无。这样一来，又出现了“消费者至高无上而生产者至低无下”的奇怪现象。此外，“消费”的天性就是追求自由自在和丰富多彩，所

以，“消费经济”或者说绝对的“市场经济”天生就是一种典型的“自由经济”或者说“具体经济”，并且这种“自由性”或“具体性”很容易导致一种生理式的功利主义。于是在它面前，“生产”的“统一性”和“组织性”被扼杀了，完全被“消费”牵着鼻子转悠，终于又导致了“盲目混乱、忽冷忽热”的经济动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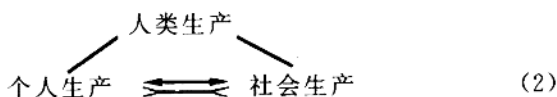
因此，既坚持生产，又坚持消费；既坚持计划，又坚持市场；既坚持集中统一，又坚持自由生动——这应是我们，也是整个世界唯一的和一贯的选择。

外在综合分析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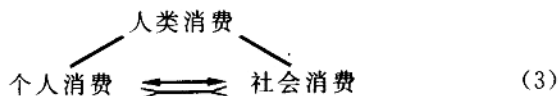
但是，“人类”自从一来到世间，既是作为“个体”而存在的，又是作为“群体”而存在的。表示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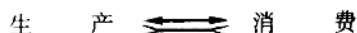
这就决定了统一完整的“人类生产”，既是作为“个体”形式的“个人生产”，又是作为“群体”形式的“社会生产”。表示如下：



同理，统一完整的“人类消费”，既是作为“个体”形式的“个人消费”，又是作为“群体”形式的“社会消费”。表示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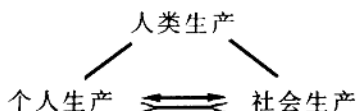
把对立统一式(2)和(3)，代入“外在综合分析Ⅰ”中的对立统一(3)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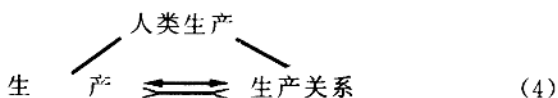
中，我们便有一个对立统一图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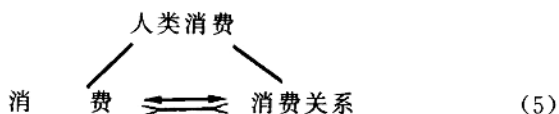
对于对立统一(2)式:



如果我们将其中的“个人生产”和“社会生产”两个概念统一抽象为“生产”,那么,原先天然地包含在“生产”之中的“个人”与“社会”之间的矛盾关系,在“生产”的规定之下,也就被统一抽象为“生产关系”。于是,对立统一(2)式又可以恒等变形为:



同理,对立统一(3)式也可以恒等变形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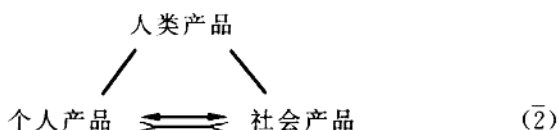
这样一来,对立统一(1)图便可以恒等变形为如下形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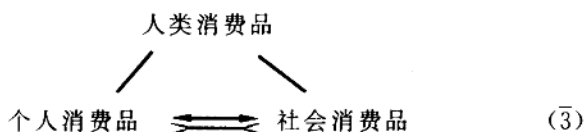
“人类生产”是“生产”与“生产关系”所构成的矛盾,“人类消

费”是“消费”与“消费关系”所构成的矛盾，而这两个矛盾之间又构成一对矛盾关系。

既然完整的“人类生产”是“个人生产”与“社会生产”的对立统一，那么，完整的“人类产品”也必定是“个人产品”与“社会产品”的对立统一。表示如下：



同理，完整的“人类消费品”也必定是“个人消费品”与“社会消费品”的对立统一。表示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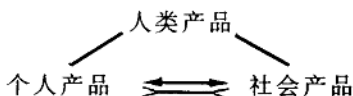
把对立统一(2)式和(3)式，代入“外在综合分析 I”中的对立统一(3)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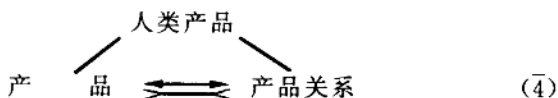
中，我们便有一个对立统一图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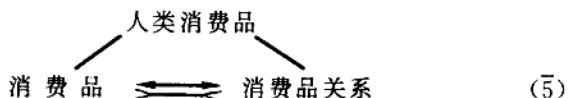
对于对立统一(2)式：



如果我们将其中的“个人产品”和“社会产品”两个概念统一抽象为“产品”；那么，原先天然地包含在“产品”之中的“个人”与“社会”之间的矛盾关系，在“产品”的规定之下，也就被统一抽象为“产品关系”。于是，对立统一(2)式又可以恒等变形为：



同理，对立统一(3)式也可以恒等变形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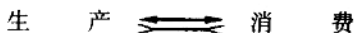


这样一来，对立统一(1)图便可以恒等变形为如下形式：



“人类产品”是“产品”与“产品关系”所构成的矛盾，“人类消费品”是“消费品”与“消费品关系”所构成的矛盾，而这两个矛盾之间又构成一对矛盾关系。

最后，因为此处的对立统一图(1)和图(1)，分别是“外在综合分析 I”中的对立统一式(3)。



和对立统一式(3)：